

TangShi
ShenMei
ShiLun

唐诗审美十论

刘 洁 著

27.42

民族出版社

唐诗审美十论

刘 洁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诗审美十论/刘洁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3

(西北民族学院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文库)

ISBN 7-105-04983-9

I. 唐... II. 刘... III. 唐诗-审美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596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2001—4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赏论结合 披文揽胜(序)

林家英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上下五千年,连绵不断留下了灿若星河的诗歌。在诗史发展中,唐代诗坛以百花齐放、美不胜收的繁荣局面,享誉千古。诗人辈出,巨星丽天;作品浩瀚,内涵丰富;风格多样,形式齐备;技巧成熟,流派纷呈;名篇佳句,传颂不衰。唐诗以高度成就和独特魅力,成为中华文明史上足堪自豪的瑰宝。

闻一多先生曾说:“一般人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诗。”的确如此,唐代是一个充满诗的氛围的时代。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在诗中得到生动、亮丽的展示。作者的政治见解、伦理道德、人生思考、喜怒哀乐,无不融入诗美的创造,在悠扬的情韵、优美的意境中得到回答。唐诗也就成为让人玩味不尽、赏爱不止的艺术宝藏。

刘洁同志的《唐诗审美十论》(以下简称“十论”),从题材类别着眼,对唐代边塞诗、山水诗、咏史诗、送别诗、爱情诗等十类不同题材作品的审美特征,分别论述,从不同侧面窥视唐人的世界,感知唐诗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

“十论”立足作品实际,追溯各类题材发展演变轨迹,从浩如烟海的唐诗中选出大量有代表性的作品,分类排比,进行论析。丰富的信息,扎实的内容将论证落到实处,避免了脱离作品实际的空泛之论。分题论述时,力求勾画出初、盛、中、晚“四唐”时期作品在内涵、风貌上的异同,思路清晰,论述有序,从分类学的角度体现出流

动、变化的诗史观。作者对唐人在诗歌创作上审美追求的探索,是在细心研读作品获得具体艺术感受的基础上,融鉴赏、理解、评判于一体,娓娓道来,而不是越过具体感受就匆匆忙忙地以一种纯理智的态度去分析它的意义,判定它的价值。著名文艺评论家钱谷融先生为拙著《诗海拾贝续集》作序论文学鉴赏说:“对待艺术作品是不能离开心灵的感受,而只用头脑去思考的。没有心灵的参与,缺乏具体而亲切的感受,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不会有什么情采,读起来自然就淡乎寡味了。”由此可见,赏论结合,行文流畅,正是“十论”令人读来感到亲切、轻松的显著特点。

刘洁同志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多年来在承担中国古代文学、唐诗赏析等课程教学任务的同时,抓紧科研能力的锻炼和提高。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围绕唐代文学研究,撰写、发表了《唐代爱情传奇与文人意识的觉醒》、《“诗仙”的豪放与“鬼仙”的怪诞》、《高适的“悲壮”与岑参的“雄奇”》、《杜甫的“真情”与李商隐的“伤情”》等二十余篇论文,先后荣获了“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等多项荣誉。这种教学与科研并重,踏实、进取的治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学术界某种急功近利、浮躁滥制的学风,时有所闻。对比之下,刘洁“十论”的完成,则是她教学、科研实践中吸收前贤时彦成果,经过个人独立思考心得体会的小结,也是她继续攀登高境界的新起点。诚可喜也。

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对刘洁来说,人生之旅、学术之路还很长,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愿不懈求索,与时俱进。也许,随着学术修养的日渐丰厚,鉴赏眼光的日渐敏锐,审美视野的日渐开阔,理性思辨的日渐严密;日后,当刘洁回头重新审视“十论”,自省其得失时,当有会于心,在扬己之长的同时,弥补不足。

2002年1月于兰州大学

总 论

唐代也称“诗唐”，它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唐人对诗歌的热爱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说，“凡是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来写，达到任何事物无不入诗的程度”，^① 这些言近旨远、语浅情深、意境优美、声韵和谐的诗歌，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出大唐时代的风云变化，反映出唐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它集前代诗歌之精华，集古代诗歌之大成，达到了炉火纯青、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

作为中华文化的结晶，唐诗是我们民族的自豪和骄傲，千百年来它以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历代人们都十分重视和喜爱唐诗，唐诗之美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人们通过这些美的诗歌了解社会人生，培养性情、陶冶情操，为它那丰富的内容所吸引，为它那浓郁的艺术美质而折服。

边塞诗是唐诗主旋律中的强劲音符，它反映了唐人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英雄主义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也反映了民族和睦、友好往来的动人场面，它对边疆雄伟风光和边地民俗风情的描写，充分表现出唐人对祖国边陲的向往和热爱，这些边塞诗以高昂乐观的时代精神，积极进取的豪迈气概，显示出唐人所特有的精神美，这种精神世代相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①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第一版，第 82 页。

唐代社会安定，物质条件较充裕，诗人们登山临水，纵情讴歌祖国雄浑伟丽的山河，也陶醉于幽静宁和的山林，寻求心灵与自然相谐的意趣，他们将魏晋六朝的以山水“娱情”，发展为以山水“表情”，因此，产生了大量景与意合，景随情异的诗作，诗人们或借山水讴歌理想，或以山水抒发忧愤，或以山水参禅论道，或以山水表达内心的恬淡，总之，他们笔下的山水，已经不是大自然中真实的山水了，而是注入了诗人某种感情的“人情化”、“艺术化”了的山水，是“于无情处生情”的产物，这些缘情而作的山水诗，凝聚着唐人深厚的情感和丰富的审美经验。

送别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生活中都会经常发生的事，离情别恨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以描写离别、送行为主要内容的唐代送别诗，可能不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但它却充分展现出人性的美好，人世间情谊的可贵。这些送别诗无论送别的对象、分别的原因有多大的不同，但诗中有真情，即诗人与亲朋依依惜别的真情是完全相同的，这些言愁悲别，慰人慰己的送别诗，揭示离别给人带来的感情波澜和心灵震荡，以其淳朴的真情美而打动人心。

爱情是人类最珍贵、最美好的情感之一，但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由于受封建礼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许多正统文人羞于言情，即便是言及爱情，也多是通過女性的口吻委婉地加以表现，由此形成了我国爱情文学“男弱女强”的特点。唐代社会开放、思想解放，青年男女勇敢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幸福甜蜜的爱情，文人笔下的爱情诗歌，也开始反映唐人对自由交往、浪漫缠绵、平等专一、忠贞不渝爱情的追求，爱情诗歌散发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芒，并由此登上我国古代爱情诗创作的最高峰。悼亡诗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视为爱情诗中的特殊题材，它是人间至情至爱的极品，是伉俪情深的颂歌，也是永失我爱的哀曲。当人生不幸发生丧偶之际，生者内心深处的巨大悲伤不可遏

制地喷涌而出，诗人们在抚今追昔中回味夫妻曾有过的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生活情景，追忆夫妻间曾有过的绵密细致的鹣鹣深情，越回忆越陷入痛苦的深渊难以自拔，这种巨大的痛苦流淌至笔端，便铸成了一首首饱蘸血泪的诗歌，而贯穿其间的便是诗人那痛彻肺腑的悲怆之情，这在耻于表现房帷之情的封建时代，十分难能可贵。

唐代的宫怨诗和闺怨诗虽然都属于儿女情长之作，包含的社会信息量也不大，但这两类侧重表现宫女思妇幽怨心理的诗歌，却有着独特的审美视角。宫怨诗所关注的是唐代妇女中的特殊人群——宫女的命运，她们被囚深宫、难见君颜、青春寂寞、受尽煎熬的悲惨命运，奠定了这类诗歌“深情幽怨”的主基调，可以说一首宫怨诗就是一曲痛苦心灵的哀歌，是一幕人生悲剧的缩影；闺怨诗则一向被人们视为唐代诗坛的小摆设，但联系唐代造成大批夫妻分离的复杂原因，我们却可以将它视为窥见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闺怨诗的抒情主人公都是被抛出正常家庭生活的女性，这些征妇、商妇、宦妇、游子之妇，面对夫妻的长期分离，饱受独守空帏的孤居之苦和思亲念远的心灵折磨，她们无力改变现实的愁怨，无法把握命运的忧伤，为唐代的闺怨诗蒙上一层无法摆脱的悲怨情调，形成了“以悲为美”的审美特征。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尊祖先、法先人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①的咏史诗，虽然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为吟咏对象，但它在唐代并非简单地述古叙事，而是借古人古事来表识见，言志向，咏胸怀，抒情感，其借古论今、以古讽今、以古鉴今的现实反思和现实目的十分明显，这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特殊作用，为咏史诗带来了“现实美”的独特魅力。

① 《文镜秘府论校注·论文意》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歌舞的时代，大唐乐舞的丰富多彩是前所未有的，乐舞已渗透到唐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到了无歌不尽情，无舞难尽欢的程度。唐代乐舞在继承中原原有音乐歌舞的基础上，大量吸收西域各民族乐舞的营养，从乐曲、舞姿到舞服、舞饰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唐代的乐舞诗真实地反映出外来乐舞文化对大唐音乐歌舞的影响，让我们感受到唐人对琵琶、五弦、箜篌、胡笳、羌笛等西域乐器的喜爱，从中领略到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西域乐舞风靡朝野的盛况，唐代的乐舞诗是映照大唐乐舞与异域乐舞交流融合的一面镜子，时至今日，读之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那浓郁的异域风情。

唐代作为文学艺术大发展的时代，绘画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的题画诗。诗歌与绘画本来是各具特色的艺术种类，但在生活岩层的深处，它们却是百脉相通，都表现着创作者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早已成为我国诗画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唐代的题画诗，模山范水，拟形绘状，诗人们“使笔如画”，以题诗为手段，以寄意为目的，将诗意、诗情与画意、画理完美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唐代题画诗所特有的和谐美，这种诗画相谐的艺术形式，使我国的题画诗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独具民族特色的珍品。

历代有关唐诗的研究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专家学者多从唐诗的思想内容、风格流派、艺术技巧等方面，探讨唐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本书则运用文艺学、心理学、审美学等方面的理论，从唐诗的题材类别入手，分别论述了唐代边塞诗、山水诗、咏史诗、送别诗、爱情诗、宫怨诗、闺怨诗、乐舞诗、题画诗、悼亡诗十类不同题材诗歌所独具的审美特征，一题一论，各论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内在的联系。全书通过大量的作品实例，具体论述各类题材诗歌，在历经漫长的发展演变后，最终在唐代所形成的独特美感，由此揭示唐人在诗歌创作上独特的审美趣

味、审美心理和审美标准，试图探索出一条唐诗审美的新途径，总结出形成唐诗美感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利于人们从更高更深层次去把握和鉴赏唐诗，为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提供更为有力的借鉴与依据，这只是本书作者的努力方向，是否已达到这一目的，还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文艺学、心理学、审美学等方面的理论，从唐诗的题材类别入手，分别论述了唐代边塞诗、山水诗、咏史诗、送别诗、爱情诗、宫怨诗、闺怨诗、乐舞诗、题画诗、悼亡诗十类不同题材诗歌所独具的审美特征，一题一论，各论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内在的联系。全书通过大量的作品实例，具体论述各类题材诗歌，在历经漫长的发展演变后，最终在唐代所形成的独特美感，由此揭示唐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审美趣味、审美心理和审美标准，力图探索形成唐诗之美的奥秘。

目 录

赏论结合 披文揽胜(序)	林家英 (1)
总 论	(1)
第一论 但写真情与实境 任它埋没与流传	(1)
——唐代送别诗的真实美	
一、凄凉伤感与离情相融	(4)
二、豪放悲壮与真情交织	(15)
三、劝勉慰藉与友情同在	(22)
四、失意愤懑与伤情并存	(28)
第二论 三千宫女胭脂面 几个春来无泪痕	(37)
——唐代宫怨诗的幽怨美	
一、与世隔绝的幽囚之苦	(40)
二、君恩无常的心灵之痛	(46)
三、希望破灭的今生之恨	(53)
四、孤苦终身的命运之悲	(57)
第三论 人生莫做妇人身 百年苦乐由他人	(65)
——唐代闺怨诗的悲怨美	
一、空闺独守的思亲之怨	(67)
二、处境两难的命运之忧	(78)
第四论 历代兴亡亿万心 圣人观古贵知今	(91)
——唐代咏史诗的现实美	
一、托古讽今的现实思考	(99)
二、以古鉴今的现实目的	(108)
三、借古论今的现实反思	(118)

第五论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	(130)
	——唐代爱情诗的理想美	
	一、自由平等的爱情理想·····	(137)
	二、忠贞不渝的爱情幸福·····	(145)
	三、浪漫缠绵的爱情追求·····	(150)
第六论	不言悲而悲转浓 不言愁而愁亦深 ·····	(158)
	——唐代悼亡诗的悲怆美	
	一、生死隔绝的奇哀巨痛·····	(163)
	二、抚今追昔的伤感悲怆·····	(167)
	三、触景伤情的孤独情怀·····	(170)
	四、虚实相生的悲凉梦境·····	(174)
	五、悲人悲己的人生反思·····	(178)
第七论	千歌百舞不可数 异域乐舞风情足 ·····	(182)
	——唐代乐舞诗的风情美	
	一、独具情韵的异域乐曲·····	(187)
	二、新颖多变的美妙舞姿·····	(194)
	三、多彩奇丽的民族服饰·····	(199)
第八论	诗坛翰墨无形画 艺苑丹青有声诗 ·····	(202)
	——唐代题画诗的和谐美	
	一、诗情画意的水乳交融·····	(209)
	二、拟形绘状的再造之功·····	(213)
	三、题咏寓意的巧妙融合·····	(215)
	四、画理诗理的相互渗透·····	(221)
第九论	登山则情满于山 观海则意溢于海 ·····	(227)
	——唐代山水诗的缘情美	
	一、心物相融的恬淡幽情·····	(239)
	二、借景遣怀的沉郁凄情·····	(251)
	三、寄情山水的豪放激情·····	(259)

第十论 功名只向马上取 真是英雄一丈夫·····	(269)
——唐代边塞诗的精神美	
一、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	(273)
二、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281)
三、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	(289)
四、雄浑奇异的风物民情·····	(297)
主要参考书目·····	(307)
后记·····	(309)

第一论 但写真情与实境 任它埋没与流传

——唐代送别诗的真情美

送别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生活中都会经常发生的事，离情别恨几乎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感情体验。以描写离别、送行为主要内容的送别诗，往往通过对人们惜别心情和送别情景的描写，将诗人内心的真情实感坦诚地表现出来，这类诗歌很可能不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却有着相当大的审美价值，因为通过送别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传统和美德，可以展现人性的美好和人生的可贵。

我国的送别诗虽然历史悠久，但在唐代以前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先秦两汉的送别诗，现存篇目不多，《诗经》中的《邶风·燕燕》和《秦风·渭阳》可以看做是我国送别诗之滥觞。紧跟其后的《楚辞·九歌·河伯》里描写过“手交分东行，送美人兮南浦”的送别情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首秦汉之交的《易水歌》，虽是仅有两句的诀别短歌，却表现出生离死别的哀伤。汉代秦嘉的《赠妇诗》和李陵的《别歌》等，都是借送别抒发胸臆的悲歌。汉末魏初，社会动荡离析，文人的命运悲惨，王粲的《赠蔡子笃》、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等诗歌，在惜别的同时，还反映出当时士人注目现实、抗愤横议的作风，扩大了送别诗的内涵。送别诗发展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注重个人情谊的抒发，也常借送别感咏个人生活，虽然也有感时伤世的内容，但落脚点却多围绕着个体的命运际遇而展开，即使像鲍照那样有志于功业的诗人，送别之际感伤的也只是“落日川渚寒，愁云绕天起。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雾里。”（《赠傅都曹

别》)所抒发的不过是缘景缘物而起的个人之情。

入唐以后,随着唐人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离别、送别活动的增多,送别诗也大量涌现出来。在近五万首的《全唐诗》中,究竟有多少首送别诗,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但从极普及的《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的选本来看,前者选入的送别诗有300多首,约占总数的16%,后者的送别诗也有30多首,约占总数的12%,由此可见唐代送别诗兴盛之一斑。

重团聚、怨别离,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有别必怨,有怨必盈”(江淹《别赋》),这是我们古人对别离的共识。唐代作为统一的大帝国,经济空前繁荣,但交通、通讯条件仍比较落后,一次行程较长的旅行,很可能会经年累月地翻越荒山野岭,历经江涛河浪,旅途中的江湖风险、种种意外很难预料,所以在送别之际,送者和行者都不免有前途之忧、别离之苦,“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这种分别后的前途莫测、生死难卜,使我们的古人常把生离与死别联系起来。据《全唐诗话》记载:“乐天在洛,太和中,(元)稹拜左丞相,自越过洛,以二诗别乐天云:‘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又云:‘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未几,死于鄂。乐天哭之曰:‘始以诗交,终以诗诀,絃笔相绝,其今日乎?’”^①由此可见,“相见时难别亦难”,并不是李商隐一人的独特感受,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唐人面对离别时的共同心理。

唐代造成人们远离故乡、亲友的原因很多,连年的边塞战争,使大量青壮男子奔赴边塞;而将读书、仕进作为人生追求目标的士子们,一旦学有所成,便远离故乡,四处奔走,寻求仕途之路;也有一些文士名流四处漫游,登山访胜,拜友探奇;还有

^① 《全唐诗话》卷二《历代词话》本。

一些朝廷官员因升迁或贬谪，不得已离乡别亲；商人们则为经济利益的驱使，长途贩运行商四方，甚至人们为了逃避兵荒马乱、赋税天灾，也会跋涉在漫漫旅途之中，凡此种种复杂的情况，都带来了人们的别离，所以送别是唐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活动：

眼前迎送不曾休，相续轮蹄似水流。

门外若无南北路，人间应免别离愁。

——许浑《赠别》

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

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

——施肩吾《折柳枝》

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

明朝又向江头送，月落潮平是去时。

——元稹《重赠》

这几首诗歌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唐人的送别之多，离情之苦。而随着与亲朋好友的离合聚散，人们情感的波涛也一次次被掀起，在他们的心中自然而然地就会酝酿出一首首充满真情挚意的诗歌。

唐人送别诗的涉及范围极广，有君臣官场的赠别，有市井朋友的相别，有亲人情人的送别，甚至还有与外国友人的互别，“天子亲临楼上送，朝官齐出道旁辞”（张籍《送裴相公赴镇太原》），“秋江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刘长卿《七里滩送严维》）这种或熙攘或孤寂的送别场面，构成了唐人送别的真实画卷，可以说，上至帝王公卿，下至士子布衣，人们都加入了送行的行列，而他们中凡是具有一定文学素养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送别诗的创作者。因此，唐以前那种仅限于送者与行者双方“言